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日本侵华七十年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K265.3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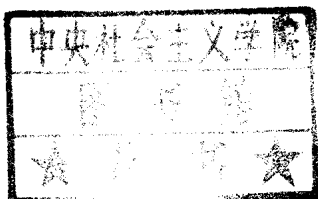
8409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日本侵华七十年史



20021575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030号

责任编辑 陈宝辉

责任校对 光 军

封面设计 谭国民

版式设计 张汉林

日本侵华七十年史

RIBEN QIN HUA QISHI NIAN SHI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 行

经 售 处 经 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3.125印张 6插页 2折页 597千字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004-1001-8/K·135 定价: 13.30元



甲午战争中日军在旅顺进行大屠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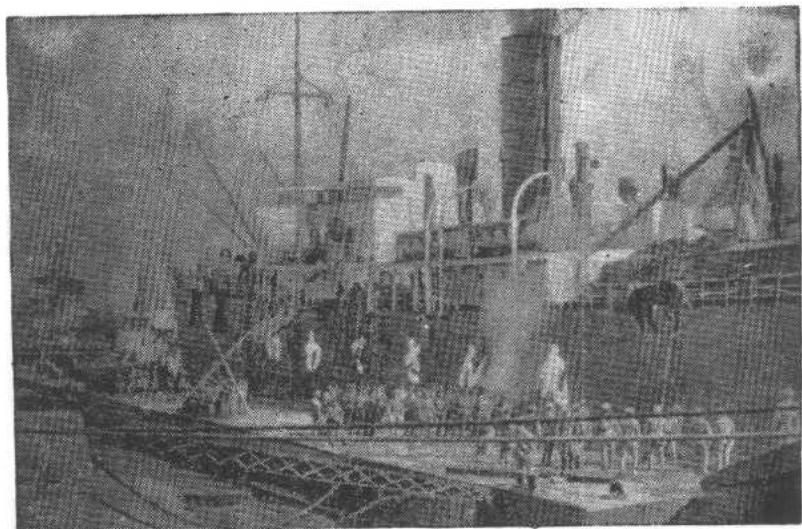
侵华日军屠杀义和团



1927年6月27日的“东方会议”。右起第3人为田中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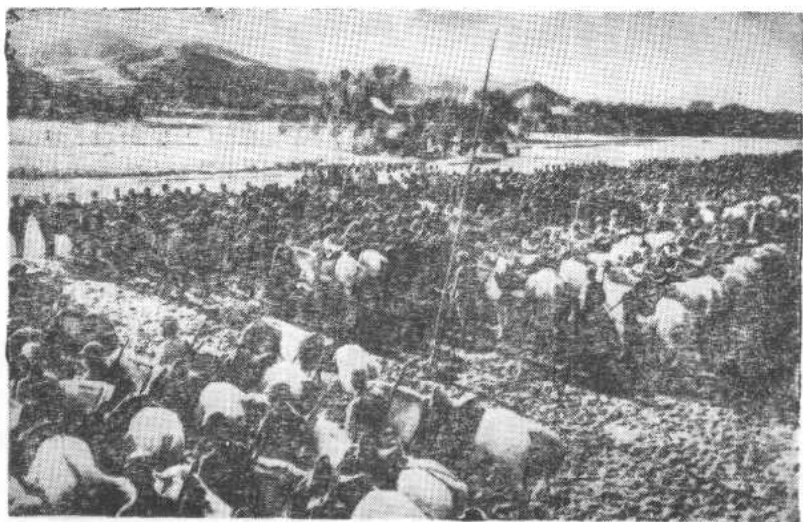
“九·一八”事变中日军装甲车侵入沈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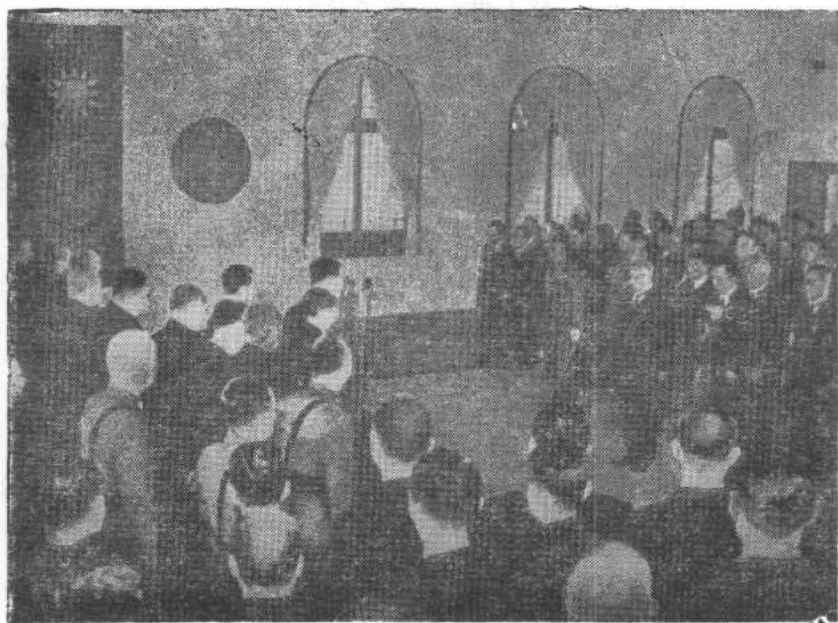
“一·二八”事变后日军第九师团3万人
在上海汇山码头登陆



1932年3月9日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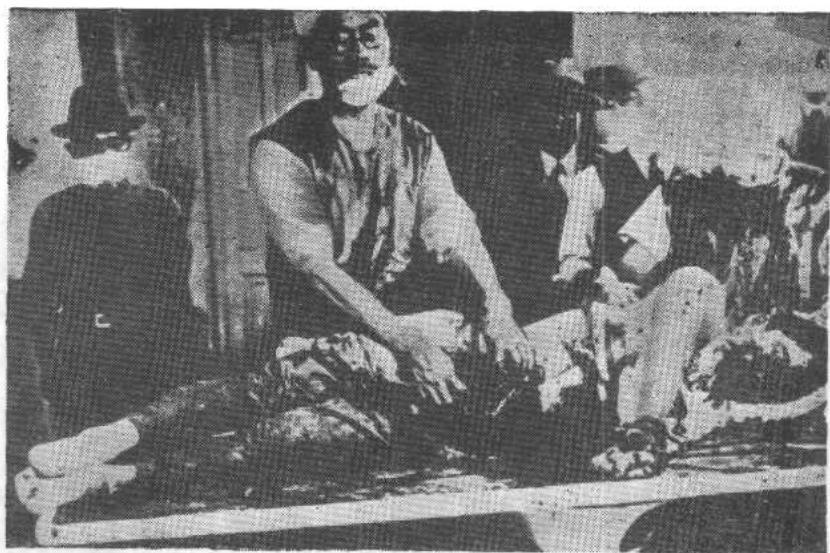
威震华北的八路军骑兵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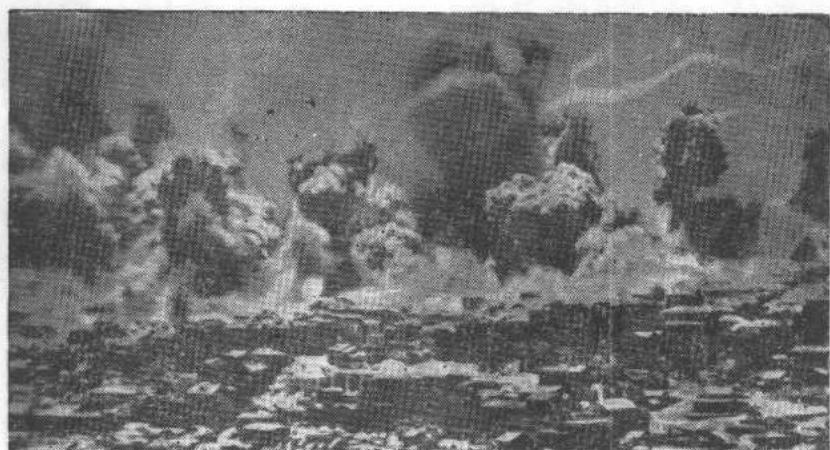
1940年3月汪伪政府成立典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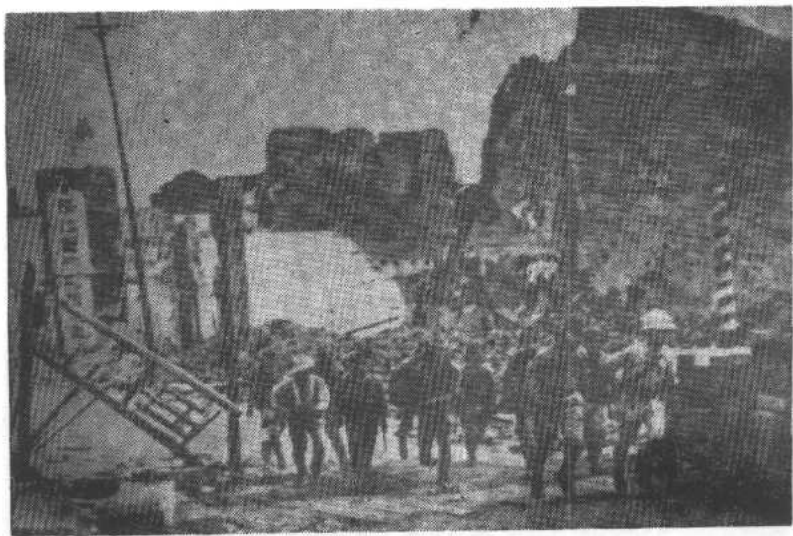
日军在南京雨花台屠杀我同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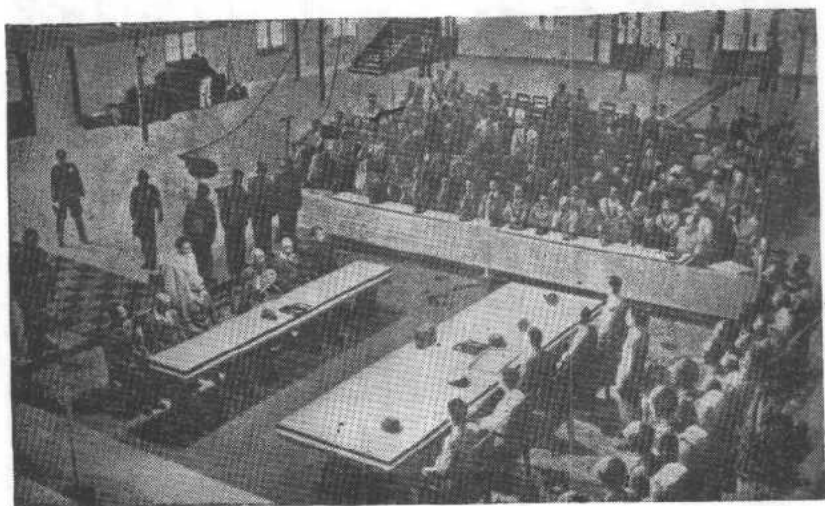
“一〇〇”部队在进行细菌战实验



1940年6月28日86架日机对重庆进行3个多小时的大轰炸



日军围攻40余天后冲入衡阳



中国战区受降典礼于1945年9月9日在南京举行。图为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正在降书上签字



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任日本首相的东条英机，于被捕时以自备手枪向胸部射击，弹穿肺部，未中心脏，后被救活，仍交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这是东条英机自杀未死时之痛苦情状。

**本书是国家“七五”规划重点课题，
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说 明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当时的主要负责同志余绳武、郭冲布置了编著日本侵华史的任务，交由近代中外关系史一室张振鹏、沈予同志负责。先后参加写作的有所内外学者共15人，具体分工如下：

引言，第一、三、四章 张振鹏

第二、五章 夏良才、张振鹏

第六章 赵明杰

第七章第一、三节，第八章，第九章第一、二节，第十章，第十一章第一、二节 沈予

第七章第二节 赵明杰、沈予

第九章第三、四、五节 谢雪桥、沈予

第十一章第三节 张玮瑛、陶文钊；第四节 李秀石、钱宏

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一、二、三节 邵立新、张振鹏；第四节 蔡德金（北京师范大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

第十四章 袁鸿林

第十五章 陶文钊

第十六章第一节 易显石（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第二、三节 李秀石、宓汝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第四节 陈小冲（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钱宏

第十七章 李秀石、王振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全书第一至第六章，第十一章第三、四节，第十二章至第十七章由张振鹏统稿；第七章至第十一章第二节由沈予统稿。

写作过程中，邹念之、林卫平同志在使用日文资料方面提供

了帮助。张海鹏，杨天石同志对第十至十七章书稿提了修改意见。高士华同志承担了部分附录的编制。

1992年3月8日

DK80/21

七十年与四十年

——《日本侵华七十年史》序

刘大年

(一)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连续了七十年，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到现在又过去了四十多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所外共十余位同志经过几年的通力合作，撰写出了这部《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书上环绕近代中日两国关系中日本的侵略与中国的反侵略斗争，系统叙述了日本侵华的全部过程；阐述了各次重大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大量史实经过考核，基本论点确然不可移易。它是近年来国内中外关系研究的一项新成果。看题目，很容易联想到五十多年前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在内容上两书各具特点，王书不可能摆脱旧中国的环境条件，在认识和资料上打的是前面七十年的印记；现在这部书写作于新中国，反映的是后面四十年的情况和认识。

(二)前面的七十年让我们想到的事情是很多的。世界上一些国家或民族，当遭到严重失败、处境屈辱痛苦的时期，总是一面接受现实生活的严酷考验，一面反顾历史，要求众人铭记他们祖先的业绩，思考过去，创造未来。例如1806年普鲁士败于拿破仑，普法订立和约，普国丧失领土二分之一，柏林被置于法国军队的控制下。大约1808年，普鲁士哲学家费希特写出《告德意志国民》一书，眼望遭受践踏的国土，讲述日尔曼人的历史，呼吁德意志人恢复自己的本色。过了半个世纪，普鲁士又一跃而起。19世纪末叶至本世纪中，日本在亚洲像彗星横扫空际，逞霸东方。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人民的顽强战斗，这个庞然大物遭受致命打击，又一下子黯然坠落下来。国土被美军占领，民族一度丧失独立，人民陷入物资匮乏，精神十分痛苦。日本国内关于这场战争的著述很快纷纷问世，1953年出版的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是其中颇有代表性的。著者强调说，日本遭到空前惨败，国家民族的前途令人惶惑不安。如果在旧时代，大家会期待伟大的哲人、政治家、科学家出世。可是那并不足凭借。当今每一个国民都必须成为爱国忧国之士，自己来正确考虑和确定国家的方向，并为此集结一切力量。“新日本的兴亡安危，将系于此”。时间过去三、四十年以后，日本又蹶而复起。德国、日本各有自己的特殊性。倘若认为它们遭受失败，很快又复兴起，就是因为总结历史，牢记了国家民族的屈辱，那未免太片面了。但费希特著作、服部战史所体现的顽强奋发精神，其作用确实是不可轻视的。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中国遭受日本侵略的整个篇章翻过去四十多年了，为什么我们对这段历史的系统研究，拖了又拖，迟之又久，到今天才作出了现有规模的清理？回顾一下，主要原因恐怕是在中国大环境的特点里头。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是胜利者。中国又紧接着取得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然后大踏步跨进了社会主义。新制度代替旧制度，整个意识形态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新的问题要去研究、辩论。这一些，无疑地直接间接影响到我们及时、系统、全面地研究日本和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那段黑压压、沉甸甸的灾难的过去。个别项目如《帝国主义侵华史》刚刚做出一些成绩也因受到阻挠而延搁下来。时间过去越久，在人们的心目中就越发觉得事过境迁，那些历史陈帐简直没有多少意义了。雅乐不昌，郑声大扬；正理睡觉，歪理咆哮。前一个时期，照一些人看来，说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内容是外国侵略、封建压迫与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那是捕风捉影，无稽之谈；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是做了件大好事；没有它，今天的中国不知是个什么样子；中国抗日民

族解放战争不抗比抗为好，抗日多余了；今天讲帝国主义侵略了中国，不合时宜，妨害解放思想，等等。虽然这种极端的混乱颠倒只出自少数人，但对思想界学术界提出来的问题是相当突出，需要深思的。

究竟应当怎样认识、对待旧中国那段历史？事实是，中华民族抵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和中国整个民主革命取得了光荣胜利，外国侵略留下的民族耻辱，造成的中国社会灾难与落后，并没有也不可能自行抵消，不复存在。昨天严重压抑、损害中国的外部势力，有的今天又想卷土重来，像幽灵一样在中国的某些地方晃荡踟蹰，伺机而动。我们健忘或者重视与否，将决定它们存在时间的短长。因为凡过去了的事情就不必问闻了，那不是人类进入文明以来的规则，人们并非靠记住过去的种种来生活的，而必须靠克服现实矛盾来走进新的境界。但这只说明现在不会事事重复过去，而不表明现在事事都可以简单取消过去。历史研究者极力追求掌握各种记录细节，其中有职业的需要，有古董家的癖好。大多数人要知道的自己国家民族的历史，主要是大纲节目，特别是其中的光荣业绩与耻辱记录。中国革命创造的光荣伟大业绩，没有人能够不予正视。一个日益壮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屹立于世界上，谁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但是，知道光荣伟大业绩了，是否就有理由有资格忘记近代历史的屈辱记录了，当然不是。有些人认为早就应当遗忘了，那他们遗忘的就不止是历史。前人说，“知耻近乎勇”。这个道理对个人、对群体都适合。忘记了与现实生活密切相连的近代历史上的民族耻辱，实际上是忘记了我们民族固有的坚忍本色、勇敢精神。历史的惩罚难免要落到他们头上。《日本侵华七十年史》部分地弥补了这个缺欠。历史研究的职责是要讲清楚以往发生的事实，绝对不需要也不可能加进或减少什么。讲清楚了这一些，就是把事情的本来面目还给了历史。中国人民的英勇气概、奋发图强有各种体现，牢记我们民族近代走过的艰难道路正是一种体现。日本政治家中曾根讲的一句话非常警醒，